

[illegible]

空大鼓

俄國 託爾斯泰著

——伏爾迦地方通行的民間傳說——

亞美梁是一個小工，替主人家做事。有一日出外作工，橫過草地，一隻蛙在他面前跳出，他幾乎踏着，卻竭力的避開了。忽然他聽得背後有人叫他。亞美梁回轉頭去，看見一個可愛的女子。伊說，「亞美梁你爲什麼不娶妻呢？」他答道，「姑娘，我怎麼能娶呢？我祇有這套穿着的衣服，此外毫無所有；而且也沒有人要我做丈夫。」伊說，「你可以娶我爲妻。」亞美梁很喜歡這女子，就答說，「我很願意，但那裏居住呢？」女子說，「這不妨事。一個人只要多做工，少睡覺，

就到處能得衣食。」亞美梁說，「那很好，我們結婚罷。但是住那裏去好呢？」女子說，「我們到鎮裏去。」於是亞美梁就同女子到鎮裏；女子領他到鎮的盡頭的一所小屋裏；他們結了婚，便立起人家來。

有一日，國王路經這鎮，走過亞美梁屋外，亞美梁的妻子出來看國王。王見了這女子，大出一驚，說道：「從那裏來了這樣一個美人？」便停了車，叫亞美梁的妻子來問道，「你是什麼人？」答說，「農夫亞美梁的妻子。」王說，「像你這樣美人，爲甚嫁一個農夫？你應該做王后纔是！」伊說，「多謝你的好話；但農夫的丈夫在我已很好了。」

王同伊談了一晌趕車走了。回到王宮，總忘不了亞美梁的妻子。他終夜睡不著，只是計畫如何可以得伊到手。他自己無法可想，便召集了他的奴僕，叫他們代想法子。奴僕答道，「你叫亞美梁到宮裏工

作，我們逼他做苦工，他自然死了。他的妻子變了寡婦，那時你可以得伊到手了。」

王聽了他們的計策，便發命令叫亞美梁到宮裏充當小工，就住在宮裏，又帶了他的妻子同來。使者到亞美梁家裏，交付王的命令。亞美梁的妻子說，「亞美梁你去；日裏作工，夜裏卻回家來。」亞美梁去了；到得宮裏，王的管家問道，「你怎麼獨自走來，不帶你的妻子同來呢？」亞美梁答道，「我拉伊同來做甚呢？伊自有屋子可住哩。」

在王宮裏，他們就叫亞美梁作兩個人做的工。他動手時，不想一日能做完的；但到晚上，卻都做完了。管家看他工作都了，就叫他明日做四個人的工。

亞美梁回家去了。家中都已收拾得潔淨整齊：爐中生了火，晚飯也齊備了；他的妻子坐在桌旁縫紉，候他回來。伊起來迎接他，攤開

食桌，給他飲食，隨後問他作工的情形。他說，「唉！事情很不妙：他們叫我做力量以外的工作，想叫我勞苦死了。」他的妻道，「你不必多愁；你作工時不要前後探望，看做了多少，還有多少未做。你只要一直做上去，一切自然好了。」亞美梁睡下，便睡著了。次日早上，他又去作工；只顧作工，沒有回過頭來探望，到了晚上，一切都做完了。所以他不得天黑，早可以回去過夜了。

他們一回一回的增加他的工作，但他總能及時做完；回到家裏去睡。一禮拜過了。王的奴僕知道用苦工來逼他，是不成功了；於是想用細巧煩難的工作來試他。但這也終於無用：木工，打牆，蓋屋，以及一切工事，他們叫他做，他都及時做完，夜裏回家去了。如此，第二禮拜也過去了。

王又召集了奴僕說道，「我應該白養活你們的麼？兩禮拜過去

了，我沒有見你們做成一點事。你們要用苦工逼死亞美梁，但我從窗口看見他每晚回家去，——還很高興的唱歌呢。你們敢是要欺騙我麼？」王的奴僕分辯說，「我們竭力要用苦工逼死他，無奈沒有一件壓得他倒；他總能做完，彷彿用掃帚掃淨的一樣，他也毫不困倦。隨後我們叫他做細巧煩難的工作，以爲他決沒有如此聰明，不能做了；不料他都能做。無論怎麼使他，他總做了，也不曉得他怎麼做法。必是他或他的妻子懂得符呪，助他做事，我們自己也煩厭極了，必想尋一件事，爲他所不能做的。我們現在想到：叫他去一日裏造一座禮拜堂。你叫亞美梁來，命令他一日裏要在宮前造一座禮拜堂。他如不能做，便說他違命，割去他的頭。」

王叫亞美梁來，對他說，「你聽我命令，在我宮前空地上，代我造一座禮拜堂。要明日晚上完工。倘你做成了，我就賞你；否則我要

割去你的頭。」

亞美梁聽了王的命令，轉身回家，他心裏想，「我的末路近了。」他走到妻子跟前，說道，「妻阿，快預備，我們逃走罷。不然，我要爲了不相干的事喪了性命了。」妻說，「什麼事嚇得你這副模樣？我們爲甚要逃走呢？」他說，「我怎能不喫嚇？王命令我，明日一日裏要給他造一座禮拜堂。如果做不成，他要割我的頭去。現在只有一個法子，趁現在還早，我們逃走罷。」但他的妻子不肯聽他，說道，「王有許多兵，我們到得那里，總要被他捉住。我們逃不脫他，只能暫時依他的。」亞美梁說，「這工作不是我的力量能及，叫我怎樣依他呢？」妻說，「好人，你不要這樣頹唐。現在喫了晚飯，且去休息。早上起來，一切便自會成功的。」亞美梁睡下，便睡著了。次日一早，他的妻子將他叫起，對他說，「你快去，完成那禮拜堂。這是

釘和鐵鏈，現在餘下的工事，還有一日可做哩。」亞美梁走進鎮裏，到了王宮空地上，看見一座禮拜堂，還未完工。亞美梁便動手，去做未完的工事；到了晚上，都已完了。

這一日早上，國王醒過來，從窗口一望，只見那禮拜堂站著，亞美梁正在那裏各處敲釘呢。王看了禮拜堂，毫不喜歡，——他反惱了，因為不能判亞美梁死罪，奪他的妻子。他又召集了他的奴僕，對他們說，「亞美梁這件事又做成了，現在沒有話柄可以將他處死。就是這件事，也竟不能難倒他。你們須得想一條妙計，不然，我就要將你們的頭和他的一齊割去了。」奴僕便定計策，要叫亞美梁在宮外掘一條河，有船在河裏行駛。王就叫亞美梁來，命他做這工作。王說，「你既能一夜造成禮拜堂，這件事自然也能做。明天都要完工，如果不成，我要割去你的頭。」

亞美梁比前回更加頹唐了，悶悶的回到他的妻子這裏。妻問他說，「你爲甚這樣憂悶？可不是王又有新工事叫你做麼？」亞美梁告訴伊說，「我們只好逃了。」但妻答道，「我們逃不脫兵；任憑我們逃到那裏，總要捉住。除了依他，沒有別法。」亞美梁呻吟道，「我怎麼能做呢？」他的妻說，「好人，你不要這樣頹唐。現在喫了晚飯，且去休息。早上起來，一切便自會成功的。亞美梁睡下，便睡著了。次日早上，他的妻叫他起來，對他說，「你到宮裏去，一切都成功了。只有宮前河步上，還有一座土堆；拏一把鎗去，將他平了。」

王醒過來，看見一條河，是先所沒有的，船也上上下下的行駛著，亞美梁正拏著一把鎗，在那裏掘一座土堆。王很驚異，但看了河同船，毫不喜歡，因爲不能將亞美梁處死，反惱極了。他心裏想，「現在更沒有他所不能做的工事了。那怎麼好呢？」他又召集了奴

僕，問他們的計策。他說，「你們去想出一件事，爲亞美梁所不能做的。以前我們想一件，他便做成，叫我不能奪他的妻子。」王的奴僕想了又想，終於想出一條計。便到王的面前，說道，「你叫亞美梁來，對他說：去到不知什麼地方；拏不知什麼東西來。這樣，他便不能逃脫了。無論他到那裏去，你總說不是那地方；無論他拏什麼來，你總說不是那東西。你就可以砍他的頭，奪他的妻子了。」王很喜歡，說道，「這條計想得好。」於是他叫亞美梁來，對他說，「你去到不知什麼地方，拏不知什麼東西來；你如不能拏來，我要將你砍頭。」

亞美梁回到家裏，將王所說的話，說給他的妻子聽。伊彷彿很費思量，說道，「他們教了國王捉你的方法了。現在我們須得小心做事纔好。」坐著想了許久，便對亞美梁說，「你得遠行一趟，到我們祖母——那個老農婦，那個兵的母親——那裏去，求伊的幫助。倘伊有

物事給付你，便可拏到王宮裏來，我也在那裏；我現在逃不脫他們了。他們要用強力來捉我去，但這也不會長久。你倘能聽祖母的指揮做事，就可以救我出來。」

他的妻子便預備，叫亞美梁可以上路。伊給他一個口袋一個紡錘，說道，「你把這個交給我們老祖母。憑這信物，伊就知道你是我的丈夫。」伊又將道路指點與他，亞美梁動身去了。

他出了鎮，走到一處練兵的地方。操練完後，兵都坐下休息。亞美梁走上前，問他們道，「兄弟們，你們知道往不知什麼地方的路麼？能告訴我取不知什麼東西的法子麼？」兵聽了都很詫異，問道，「誰叫你去幹這件事的？」他答道，「是那國王。」他們道，「我們自己自從當兵那日起，往不知什麼地方去，却總沒有走到；尋不知什麼東西，至今也不能得到。我們不能幫助你。」

亞美梁同兵坐了一晌，起身又走。他走了幾里路，末後到了一座樹林。樹林裏有一間草房；草房裏坐著一個極老的老婦人，就是農兵的母親，在那裏績麻，一面哭泣。伊紡時，不把手指放在口裏，潤點唾沫，却拏到眼裏去，用眼淚去溼他。伊看見亞美梁，就對他喊道，「你爲甚麼到這裏來？」亞美梁拏出紡錘交付伊，說是妻叫他來的。老婦人立刻和善了，問他事情；亞美梁將一生事跡都告訴伊：如何娶那女子，如何到鎮裏住，如何作工，在宮裏做的什麼事，如何造禮拜堂，行船的河，現在如何國王叫他到不知什麼地方去，拏不知什麼東西來。老婦人聽完，也不哭了。伊自言自語說，「這時候確已來了。」又對亞美梁說，「是了；孩子，你坐下，我給點東西你喫。」亞美梁喫了，老婦人告訴他方法說，「這是一個線球，放在前面，叫他滾著，你只跟著他走。你須得遠行，到海邊爲止。到時就看見一座大城，你

進城去，到最遠的一家，求宿一夜。就在那裏等候你所尋的東西。」
亞美梁問道，「老祖母，我看見他時。怎能認識呢？」老婦人說，「你倘若見到一件東西，人看見他，比自家父母還要服從的，那就是了。你便奪了來，拏到國王那裏去。你拏到時，王便說不是這東西，你可以說，如果不是這東西，應該將他敲碎了。你將他敲著，拏到河邊，摔碎了，拋下水裏。那時，你可以帶你的妻子回家，我的眼淚也可以乾了。」

亞美梁向老婦人作過別，將球滾在前面。這球滾來滾去，一直到海邊。海邊有一座大城，城內盡頭有一間大屋。亞美梁求宿一夜，就應允了。他睡下，便睡著了。次早醒時，聽得父親叫他兒子起來，出去砍柴。兒子却不聽，他說，「現在還太早，時光多著哩。」隨後亞美梁又聽得母親說，「兒子，你去。你父親骨頭痛了，你莫非要他

自己去麼？現在已是起來的時候了。」但兒子只是喃喃的說了一句話，又睡著了。剛剛纔睡好，忽然街上有一件東西，蓬蓬的作響，那兒子直跳起來，穿上衣服，奔到街上去了。亞美梁也便跳起，跟著他跑，去看這是什麼東西，兒子聽了比自家父母還服從。他只見一個人在街上走，胸前挂着一件東西，用棒敲著；蓬蓬響的就是他，兒子聽了那樣服從的也是他。亞美梁跑上前去，仔細一看。他見這物圓形，像一個小木桶，兩頭都綑著皮。他便問這是什麼東西？別人告訴他說，「是一面鼓。」他說，「這是空的麼？」回答說，「是的，這是空的。」亞美梁很驚異，他央求他們將這東西給了他，他們却不肯。亞美梁也不再求了，只是跟著鼓手走。他跟了一日，後來鼓手睡下了，他便奪過這鼓來，拏著就走。

他跑了許久，一直跑到自己的鎮裏。他去看他的妻子，但伊已不

在家裏了。他走的第二日，王就把伊拏去了。亞美梁便走到王宮，帶信給王，說：到不知什麼地方去的人，已經回來了；所要的不知什麼東西，也拏來了。送信的告知國王，王叫他明日再來。但亞美梁說，「告訴國王，說我今日來了，王所要的東西也拏來了，叫他出來見我，不然，我要進去見他了。」王走了出來，問道，「你在什麼地方？」亞美梁告訴他。王說，「這不是正當的地方。你拏了什麼東西來？」亞美梁指點那鼓給他看，但他看也不看，說道，「這不是那東西。」亞美梁道，「如不是那東西，可以敲破了，給鬼拏了去！」

亞美梁走出王宮，拏著鼓，敲了起來。他正敲時，王的兵隊便都跟他走去，向他舉手，等候他的命令。王從窗口向兵隊叫喊，教他們不要跟亞美梁去，但他們不聽他的話，只跟著亞美梁走。

王看了這樣情形，就命令將亞美梁的妻子還了他，求亞美梁給他

那面鼓。亞美梁說，「那可不行了。人教我把他敲破，拋這碎片下水裏去。」亞美梁拿了鼓，一直往河走，兵隊跟在他後面。到了河邊時，他將鼓敲得粉碎，把碎片撒下河去。於是所有的兵都跑散了。

亞美梁帶了他妻子，回家去了。此後國王也不再擾他，他們以後就永遠幸福的過日子。

(一八九一年原作)

略夫·託爾斯泰 (Ljov Tolstoj 1828-1910) 的藝術和生活略略紹介，便須一本小書，這事只能俟諸異日；現在簡單說一句，可以說：他的藝術是寫實派，是人生的藝術 (Art for Life)；他的道德思想是所謂無抵抗主義；非戰爭，讚美力作，主張共同生活。這篇空大鼓就是他非戰的宣言，看了勝過別人一大篇膚泛的解說。

空大鼓是一篇民間傳說 (Skazka)，題目上業經說明，是伏爾迦 (Volga) 地方通行的說話。在傳說研究中，屬於友誼的獸一系 (The Friendly Animal Cycle) 法國丕羅耳 (Perrault) 編述的童話着靴的貓 (Le Chat Botte)，便是此系的代表；羅馬亞普留斯 (Apuleius) 著變形記 (Metamorphoses) 中愛與心 (Cupido et Psyche) 故事，說普雪該 (Psyche) 做的苦工，與亞美梁的事更相似。此篇經託爾斯泰改作，寄託他思想的精義；又有自作的呆伊凡一篇，同是這一類。斯諦普虐克 (Stepniak) 的一文錢 (此篇曾譯載域外小說集內) 雪契特林 (Shtshedrin) 的捐軀的兔等，也都用這方法。斯諦普虐克說，雪契特林的思想勇敢，攻擊猛烈，不能直說，所以用他所自稱「奴隸的言語」，作東方式的寓言譬喻童話等等。託爾斯泰此類著作，在羅馬諾夫 (Romanov) 治下發表，也不得不用奴隸的言